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法] 古斯塔夫·勒庞__著
何正云__译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120年来最具穿透力的权威文本

弗洛伊德、荣格、奥尔波特
最推崇的社会心理学巅峰巨著

关心与思考社会现实问题的必读经典
描述群体心态最出色的心理学读物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著

何正云 译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合之众 / (法) 勒庞著; 何正云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5

书名原文: The Crowd

ISBN 978-7-5463-9360-5

I. ① 乌… II. ① 勒… ② 何… III. ① 群众心理学-
研究 IV. ① 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4343号

乌合之众

作 者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译 者 何正云

策划编辑 刘乐里

责任编辑 王 平 齐 琳

特约编辑 韩丽红

装帧设计 Edge_Design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329002

印 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ISBN 978-7-5463-9360-5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3109269

序 言

作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之一的《乌合之众》一书，通过对大众行为进行详细分析，在这个研究领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本书的深远影响力不只是体现在弗洛伊德的身上，而且也体现在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的群体控制大师的身上，这二者都可能是把本书的成果作为他们煽动大众热情的指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人，就很容易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试图破坏他们幻想的，总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尽管本书的很大篇幅都是关于群体心理学的，不过，在群体信念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方面，也具有辉煌的指导意义。本书所讨论的话题主要是群体的一般性特征和思想的一致性；群体的情感和道德观；群体的思想、理性和想象力；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以及领袖说服群体的方式；群体的分类，包括犯罪和选举的群体以及刑事陪审团和议会。

《乌合之众》是学习历史学、社会学、法律学和心理学的

必读书，对于政治家、投资人、市场经理也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对群体行为、大众心理、法西斯等领域研究，以勒庞的著作入手都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安森·拉宾巴赫（Anson Rabinbach）如是说。

本书参照美国多佛出版社 2002 年版本译出，该版本是 1895 年首次在法国出版的《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未经删节的标准英文译本。

作者前言

以下将对群体特征进行简单的研究。

遗传赋予一个种族中的每个个体以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整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个种族的气质。然而，当一定数量的个体为了某种行动的目的而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仅仅通过他们聚在一起的这个事实，我们便可以观察到他们会产生出某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是种族特征的补充，而且有时候与种族特征并不一致。

在各民族的现实生活中，有组织的群体历来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重要性从来没有达到像现在这样的高度。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了个体的有意识行为，是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我一直以纯科学的方式对群体所引起的困难问题进行考察——也就是说，我努力在研究方法上取得进展，确保不受各种意见、理论和教条的影响。我相信，这是唯一能够发现真理的方式，尤其是在涉及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的时候，而

本书的研究课题恰恰是这样的情况。致力于澄清某种现象的具有科学精神的人，他是不会计较自己的澄清工作是否会伤害到别人的利益的。杰出的思想家高布雷·德·阿尔维耶拉先生（Goblet d' Alviela）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说，不属于任何当代学派的他，会不时发现自己站在所有这些派别的各种结论的对立面。我希望这部新著也能够获得类似的殊荣。要属于某个学派，就会相信它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意见。

不过我还是要向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发现从我的研究中得出的那些结论让他乍一看无法认同。例如，为什么在指出了群体极端低劣的精神结构之后——包括那些精英团体在内——我还是断言，尽管具有如此的低劣性，但是要干涉他们的组织可能还是很危险的。

其原因在于，通过对历史事实最谨慎的研究，无一例外地让我发现，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我们绝对不具备迫使他们发生一次突如其来的深刻变革的力量。大自然有时会依靠一些激烈的手段，但是却从来不按照我们的方式行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说对一个民族最致命的莫过于重大变革的狂潮，无论这些变革从理论上说有多么出色。如果这些变革能够改变民族的特质，才能说它是有用的。然而，这样的力量只有时间才拥有。左右人们的是各种思想、

感情和习惯——这是我们的本性使然。各种制度和法律是我们性格的外在表现，是它的需要的表述。作为它的产物，制度和法律是不能改变这种性格的。

研究社会现象，不能脱离对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的研究。从哲学观点看，这些现象可能具有绝对价值；在实践中，它们则只有相对价值。

因此，在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有必要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加以考虑。这样就会看到纯理性的学说经常与实践理性的学说截然相反。这种差异几乎适用于任何的情况，甚至自然规律亦然。从绝对真理的观点看，一个立方体或一个圆，都是不可改变的几何形状，这一点已经由某个公式做了严格的定义。然而从印象的角度看，这些几何图形在我们眼里却会表现出十分不同的形状。通过透视，立方体可以变成锥形的或方形的，圆可以变成椭圆或直线。另外，考虑这些虚构的形状，远比考虑它们的真实形状更重要，因为能够用照相或绘画加以再现的正是它们，而且我们能够看到的也只有它们。在某些情况下，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按照事物准确的几何形状来呈现它们，有可能是在歪曲自然，使它变得无法辨认。如果我们想象有这么一个世界，那里的居民只能复制或翻拍物体，无法触碰它们，那么

这些人要想对这些物体的形态形成正确的看法是很困难的。进一步说，这种形态的知识如果只有少数有学问的人才能获取，那它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当时刻牢记，这些现象除了有理论价值外，还有实践价值，而且，只要人们还关心文明的演化，那就只有后一种价值才是有意义的。认识到这个事实，在面对逻辑以先入为主的结论强加于他的时候，他就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还有其他的动机也会使他采取类似的谨慎态度。社会事实如此复杂，根本不可能全盘掌握或预见到它们相互影响的后果。在可见的事实背后，有时也似乎还隐藏着数以千计看不见的原因。可见的社会现象可能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的结果，而这一机制通常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范围。能够感觉到的现象可以比作波浪，是海洋深处我们一无所知的那些乱象在洋面上的表象。如果考虑到大部分的行为，群体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低劣心智。然而也有这样一些行为，在其间他们好像又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引导，古人把这种力量称为命运、自然或天意，我们称之为幽灵之音，而且，它的力量不可能被忽视，尽管我们不理睬它的本质。有时候，各个民族的内心深处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是一种在引领着他们

的力量。例如，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语言更复杂、更有逻辑、更神奇呢？然而，这个令人赞叹的井井有条的产物，除了作为来自群体无意识的禀赋之外，还能来自何方？最博学的学者、最有威望的语法学家，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记录下支配着语言的那些规律，他们绝不可能创造出这些规律。甚至伟人的思想，我们敢断言那完全是他们头脑的产物吗？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是由独立的头脑创造出来的，然而，难道不是群体的禀赋提供了千百万颗沙粒，形成了它们赖以生长的土壤吗？

群体无疑总是无意识的，但是这种无意识或许正是他们力量的秘密之一。在自然界，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生物所完成的那些动作，其神奇的复杂性令我们叹为观止。理性是最近时代的人类才有的一种属性，而且尚未完美到能够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的地步，它要想站稳脚跟，仍然还需要很多的磨炼。无意识在我们的所有行为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理性的作用则很小。无意识以一种仍然不为人知的力量在发挥着作用。

因而，如果我们打算待在一个狭小而安全的，可以用科学获取知识的界限之内，不想漫步于模糊的猜测与无用的假设的领域，那么，我们所有必须做的事情就是留心这些能够

接触到的现象，把我们自己限制在思考它们的范围内。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每个结论肯定像一般的规律一样，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这些我们能够明确观察到的现象背后，另外有一些我们只能隐约看到的其他现象，还有一些我们根本就看不到的现象。

导 论 群体的时代

提要：

当今时代的演变——文明的伟大变革是民族思想变化的结果——现代人对群体力量的观念——它改变了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民众的崛起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他们发挥力量的方式——群体力量的必然后果——除了破坏，群体起不到别的作用——衰老的文明解体是群体作用的结果——对群体心理学的普遍忽视——立法者和政治家研究群体的重要性。

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比如像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乍看上去，似乎主要是由政治变革、外敌入侵或王朝倾覆决定的。但是，对这些事件做些更为细致的研究之后就会发现，在它们表面原因的背后，普遍可以看到的真实原因是人民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真正的历史性动荡，并不是那些因恢弘和惨烈而令我们触目惊心的事件。因而，变革文明所带来的重要变化，就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只是人类思想无形的变化造成的有形后果而已。这些重大事件之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在一个种族中，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更加稳固。

当今的时代便是人类思想正在经历转型的关键时期之一。

构成这一转型基础的基本因素有两个。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而这些正是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赖以生根发芽的土壤。其次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新发现，这些发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的条件。

过去的观念虽然已经残缺不全，却依然有着十分强大的力量，能够取代它们的各种观念仍处在形成的过程之中，因此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群龙无首的过渡时期。

这个必然有些混乱的时期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现在还难下断论。在我们之后出现的各种社会将会建立在什么样的思想基础之上？我们目前一无所知。然而，已经十分清楚的一点是，不管未来的社会是根据什么路线组织，它们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力量，一股最终幸存下来的现代统治势力，即群体的力量。在以往认为理所当然，而如今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众多观念的废墟之上，在前赴后继的革命摧毁的众多权势资源的废墟之上，这股从其中生长出来的唯一力量，似乎注定很快就会与其他力量结合在一起。当我们悠久的信仰摇摇欲坠行将消亡的时候，当社会的古老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的时候，群体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的确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差不多就在一个世纪之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以及君主之间的对抗，是引发各种事端的主要因素。群众的意见基本起不到多少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如今，不再起作用的却是过去在政治生活中建立的各种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倾向及其相互间的尔虞我诈了。相反，群众的声音已经取得了优势。正是这个声音表明了群众的举动，使君主们必须注意群众的意见。国家的命运现在由群众规划，君王们的国

务会议已经是昨日黄花了。

群众的各个阶层全面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也就是说，他们在实质上已强势地转型成为了统治阶级——成为了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引人瞩目的特征之一。普选权已经实行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能如人们所愿，成为这次政治权力转移过程的显著特征。群众势力的不断壮大，首先是由于某些思想的传播，这些思想慢慢地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发芽，紧接着，个人逐渐结为社团，致力于实现一些理论性的观念。正是通过结社，群众获得了一些同他们的利益相关的观念，这些利益就算并不十分正当，但是界定得非常明确，并最终让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群众现在成立了各种社团，让一个又一个的政府当局纷纷在它面前缴械投降。他们还成立了工会，置一切经济规律于不顾，试图决定劳动和工资。他们来到支配着政府的议会，议员们完全没有主动性和独立性，最大程度地沦落成为了那些选出他们的委员会的代言人。

今天，群众的诉求正在变得越来越明确，完全就是要把当前的社会彻底打破，退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一度是人类文明的曙光出现之前全人类共有的常态。限制劳动时间，矿山、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均分配全

部产品，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消灭上层阶级等等，都是这些要求的具体内容。

群体基本没有理性，却急于采取行动。由于他们目前的组织方式，他们的力量已经十分巨大。在我们见证下诞生的那些信条很快也将会具有过去那些信条的威力，也就是说，这些独断专行的力量将不容许任何讨论。群众的神权即将取代国王的神权。

那些深受我们中产阶级爱戴的作家，最好地体现着这种阶级十分狭隘的思想、一成不变的观点、非常肤浅的怀疑主义以及表现得有些过分的自私，他们因为眼看着这种新势力的不断壮大而惊慌失措。为了与人们混乱的头脑做斗争，他们向过去不屑一顾的教会中的道德势力发出了绝望的呼吁。他们向我们论述科学的破产，要在虔诚的忏悔中回归罗马教廷，并提醒我们不要忘了那些已经揭示了真理的教诲。令这些新的皈依者没想到的是现在为时已晚。就算他们真的被神祇打动，此类举动对群众已经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了，因为他们对那些最近的宗教皈依者全神贯注的事情漠不关心。群众今天否定了他们的劝说者昨天早已经否定了的诸神，并且在捣毁诸神的过程中乐于奉献力量。无论在神界还是在人间，根本就不存在那种能够迫使河水倒流回到它的源头的力量。

科学从来就没有破产，而且不会陷入目前精神上的这种混乱状态，从这种混乱状态中产生的新势力，也并非是由它造成的。科学承诺给我们的是真理，或者至少是我们的智力能够把握的有关各种关系的知识体系，它从来没有承诺过我们和平和幸福。它对我们的感情无动于衷，对我们的哀怨充耳不闻。与科学生活在一起是我们的无奈之举，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恢复被它摧毁的那些幻觉。

所有国家普遍都存在的各种迹象，让我们看到了群体势力的迅速壮大，它对我们以为它注定过不了多久就会停止增长的这种一相情愿的想法也毫不理会。无论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命运，我们都只能选择接受。所有的据理力争，都只能是徒劳无益的纸上谈兵。群体势力的出现很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到来，社会完全倒退到迷茫的无政府时期，而这似乎是每一个新社会诞生的必然前奏。那么，这样的结果能够避免吗？

迄今为止，彻底摧毁一种腐朽的文明，一直以来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今天才有迹可循。历史告诉我们，从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的那一刻起，它最终的解体总是由那些无意识的残暴群体完成的，这些群体被很恰如其分地称为野蛮人。迄今为止，创造并指导